



CULTURE

FRIEZE NEW YORK

在弗里兹白色大帐篷下

5月10日,在清晨一场犀利的暴风雨后,第二届纽约弗里兹艺博会(Frieze New York)在兰德尔岛的白色大帐篷展厅内举行,共计180多家参展画廊带来了它们的作品。虽然距离老牌军械库艺博会(The Armory Show)仅两个月,紧随其后的两场巴塞艺术展亦来势汹涌,弗里兹的艺术商们似乎更乐意冒险,不吝于展现更年轻、更边缘的艺术家。来自中国、南美、非洲和中东的画廊,呈现出弗里兹努力扩大地理版图的野心。这不禁令人期待,这个成长中的艺博会或许能带来更多可能。

撰文: Barbara Pollack 编辑: 唐凌洁 翻译: 黄少卿 供图: Frieze

尽

管下着倾盆大雨还要搭乘渡船,艺术迷们还是成群结队地涌向兰德尔岛,参加第二届纽约弗里兹艺术博览会,这届博览会在一个巨大的白色帐篷中举办,就像流动马戏团来到了镇上。艺术博览会以它们特有的方式提供了类似马戏团一样的三重娱乐,而弗里兹更是个中翘楚,它提供了华丽夺目的环境,这里的空间明亮而宽敞,错落有致的通道有足够的出口通往户外花园,让吸烟者和观者能够欣赏曼哈顿的景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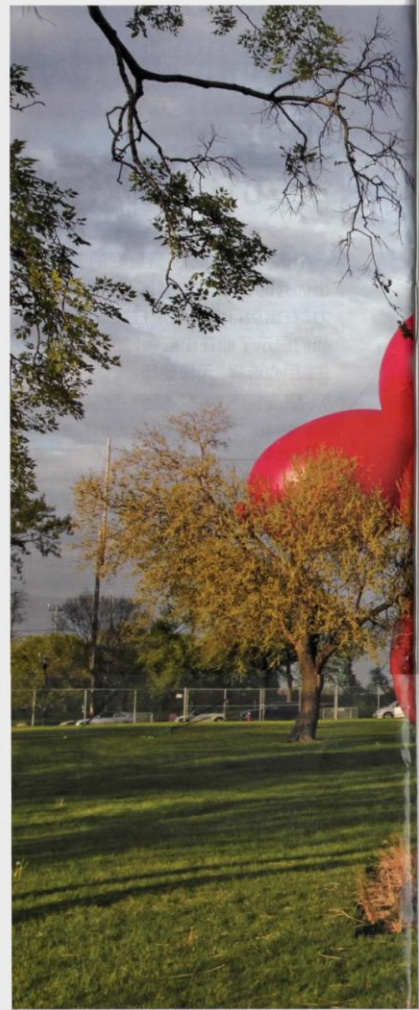
更年轻,更边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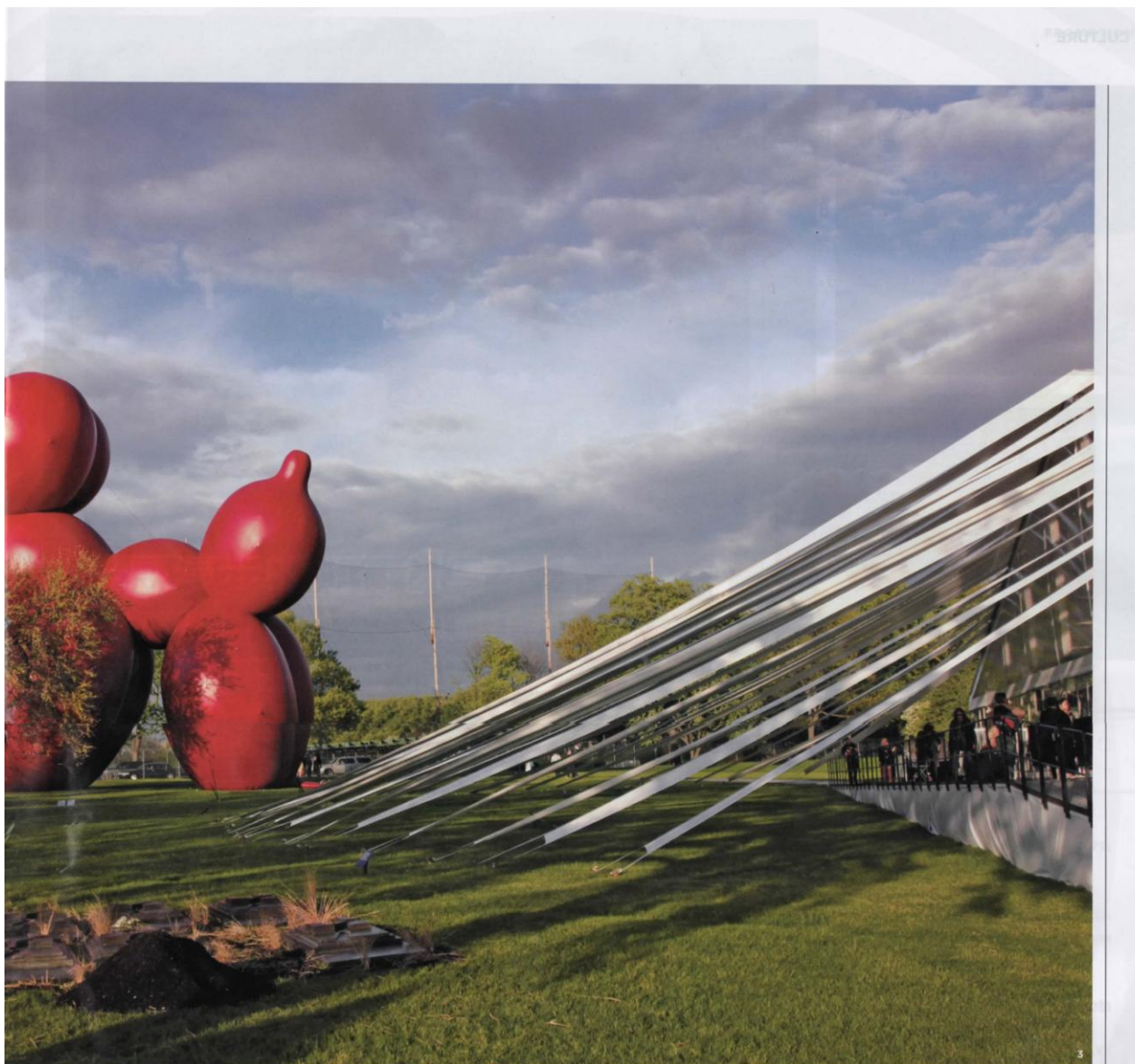
弗里兹有许多值得亚洲艺术博览会借鉴的地方,或者说这个新兴博览会带来艺术作品的艺术家有他们值得学习的地方。和巴塞尔不同,甚至和新加坡艺术巴塞尔香港艺博会也不同,在那些艺博会上,艺术商耀武扬威地炫出价值超过一百万美元的艺术作品,就像来自叫做“艺术界”的地方的旅游纪念品,而弗里兹的艺术商则冒险忽略沃霍尔和赫斯特,不吝于展现更年轻、更边缘的艺术家。好吧,白立方有一件赫斯特作品:一个装满药的小桶,包括善胃得(Zantac)(一种解酸剂)和百忧解(Prozac)(一种抗抑郁药)。但是考虑到艺博会上轻松欢腾的气氛,似乎不太可能有人需要药物帮助。无论如何,环绕展位有不计其数形形色色的餐厅为人们提供了充分的疏散。

这一天单人艺术家的展位风头大盛,尤其是在团队画廊(Team Gallery),声名鹊起的年轻摄影师莱恩·麦克金利(Ryan McGinley)以他巨大的肖像照片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画面上的男女甚至比他们更年轻,他们通常一丝不挂,在水中游弋、奔跑着穿过焰火或者站立着,预备从悬崖上往水中跳。而在沙龙94画廊(Salon 94),凯蒂·格兰纳(Katy Granann)则以一种不尽相同的精神呈现出一整个展位的“无名”肖像,画面上的人们生活在加州的一个小镇上,这些作品哪怕被周围更喧嚣的艺术作品环绕,依然直指人心,值得回忆。我听到一位收藏者评论:“想想只要14000美元就能获得这些馆藏级质量的照片,本来我还以为自己在这场博览会上什么都买不起呢。”

对于预算更充足的藏家来说,大卫·茨维尔纳画廊(David Zwirner)用一整个展位展示了托马斯·鲁夫(Thomas Ruff)的巨幅照片,这位艺术家每次展览都更换主题。所以在这里,我们能看到几件抽象作品、一个角落里摆着他的网络色情作品和巨幅肖像,像护照照片一样不带感情。他的作品价格高达95,000美元,考虑到他的声誉

1. 卢赫灵·奥古斯汀画廊带来了汤姆·弗里德曼的5件食品雕塑作品,利用聚苯乙烯泡沫和原料制作而成,包括悬挂在墙上的巨大比萨饼和一片白面包,地板上放置的奶油夹心饼和球状冰淇淋,以及一粒特别小却定价高达3.5万美元的青豌豆。在展览开始的1个半小时内全部售出。2. 高古轩画廊把许多面积分配给了丹·科伦2013年的一件雕塑作品《尚未填满》(Not Filled Yet)。摄影John Berens, John Berens / Frieze提供。3. 保罗·麦卡锡80英尺(24米)高的充气气球狗在纽约弗里兹艺博会的雕塑公园内蜿蜒东河。展览中,气球狗的缩小版在豪瑟沃斯画廊很快售罄,总共40件的系列名为《白雪气球狗》(White Snow Balloon Dog),颜色各异,每件定价为2.5万美元。





和长长的馆藏名单，这个价格还是很合理的。

如果你觉得这些名字听起来似乎很陌生，那么你在弗里兹或许会感受到一种发现的惊喜，因为本届艺博会上蓝筹画廊也占了相当一部分比重，比如玛丽安·古德曼画廊（Marian Goodman）、高古轩画廊（Gagosian）和里森画廊（Lisson），但是也有许许多多新画廊加入，比如Ramiken Crucible画廊、参与者（Participant）和米盖尔·阿布雷乌画廊（Miguel Abreu），这些画廊都来自纽约的最新艺术区下东城。

大型作品，大行其道

在这场超当代主义盛事上，甚至连那些蓝筹画廊都开始冒险。比如高古轩把许多面积分配给坏男孩·科伦（Dan Colen）的一件雕塑作品，这件作品由破裂的挡风玻璃构成，侧面镶嵌在钢制的框架中构成一个圈。玛丽安·古德曼甚至走得更远，她把展位给了古根海姆艺术家提诺·塞格尔（Tino Sehgal）的行为艺术作品。参观者排成一排进

入一个小小的白色房间，房间里有个十几岁的女孩，机械地背诵着一篇文本并提问。这件作品题为《安妮·李》（An Lee），这个名字来自一部日本动画片中的角色，整个系列有四件，第一件在博览会的第一天以80,000美元的价格售出。

在这种冒险精神的驱使下，我们感受到了大型雕塑作品的影响力，首先是博览会入口保罗·麦卡锡（Paul McCarthy）80英尺高的充气气球狗。这个巨大的红色物体是对艺术家杰夫·昆斯（Jeff Koons）开的玩笑，后者将金属色气球狗运用于自己的作品中，并且他在切尔西的高古轩和茨维尔纳的双画廊联展于前一天晚上刚刚拉开帷幕。

往里走一段，豪瑟&沃斯画廊（Hauser & Wirth）也有个小一些的狗等待着买家们，高度仅为5英尺。在艺博会场馆的中间矗立着米利安·维塔勒（Miriam Vitale）的全尺寸《烧毁谷仓》的一侧，这是由博览会委托创作的雕塑作品，外面花园中的几件作品也是如此。但是这里最张扬大胆的是巴西艺术家亚历山大·达·昆哈（Alexandre da Cunha）的

卡车大小的水泥搅拌机，外面五彩斑斓，亮闪闪喷沙处理的内部展现在参观者的面前，这件作品在切尔西CRG画廊的展位出售。

与此同时，有同等数量的作品似乎是反纪念性和反物质性的。比如卢赫灵·奥古斯汀画廊（Luhning Augustine）把展位交给了艺术家汤姆·弗里德曼（Tom Friedman），艺术家用一块巨大的玻璃纤维做成的比萨占满了整堵墙，但是就在一旁，他小小的豌豆雕塑售价35,000美元。雷切尔·哈里森（Rachel Harrison）和斯科特·莱尔（Scott Lyall）组成的团队创作了由阿迪朗达克户外椅构成的后院景观作品，这件题为《爱我的露台》（Love My Patio）的作品在格林·纳夫塔利画廊（Greene Naftali）展位展出。而艾未未以他特有的方式用最少的物质留下了他的痕迹，他用四川地震灾区找到的钢筋做成的作品散落在里森画廊展区的地板上。

中国画廊在弗里兹

中国当代艺术家对待当代艺术的方式与这里由西方

CULTURE

“

在那些艺博会上，艺术商耀武扬威地炫出价值超过一百万美元的艺术作品，就像来自叫做‘艺术界’的地方的旅游纪念品，而弗里兹的艺术商则冒险忽略沃霍尔和赫斯特。

”



画廊展出的作品大相径庭，我敢肯定上文中对这些作品的描述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很难理解。在纽约或伦敦这样的地方，当代艺术植根于一种观念的实践，发源于197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在这个背景下，雕塑、绘画、摄影和行为艺术都被视为艺术作品，只要这些作品能够反映出艺术家对于艺术院校教授的或者在期刊中传播的艺术语言的独特理解，比如《弗里兹》(Frieze)和《艺术论坛》(Artforum)。而弗里兹艺术博览会上的中国艺术家总的来说很少理解进入西方艺术圈的先决条件，因此他们的作品很难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在这一点上最接近于成功的是Leo Xu Projects展位展出的艺术家刘蔚的作品。他把行为和物品相结合，比如，他曾收购深圳打工者的衣服。在这里，许字画廊展示了一系列书籍，全部是廉价的爱情小说，封面上是年轻女孩的图像。刘蔚发现许多书的最后几页有工人们写下的笔记，其中包括一封信、一封忏悔书和遗书。这类作品正是在弗里兹能够脱颖而出的作品。可惜的是，由于这些文字是中文的，对于美国观众来说可能失去了震撼力。

长征空间画廊展出了美丽但更保守的作品。徐震有两件作品，其中一件近似于挑衅。《天堂，2012》(Paradise, 2012)是一幅小型的挂毯，表面上缝缀着许多小符号，从皮质中世纪头盔到羽翼丰满的海鸥，但是附近的地板上放置着一个坐着的人体模型，那是一个戴着全套头饰的美国印第安人，而这在纽约只会被视为低级趣味。展位外，喻红的绘画作品闪烁着美丽的光芒，画面上是金色背景下的年轻男子。



与之类似，博而励画廊(Boers-Li)带来了惊人的作品，包括宋琨充满女性式冥想的一系列绘画作品。希望她那华丽的意象能够克服纽约人对于现实主义绘画的不齿，她的作品是艺博会上难得一见的例子。瓦林·布尔斯(Waling Boers)对陈玉君的作品更加热情，这位艺术家的绘画作品探索了他家庭的移民经历带来的影响。他们家从福建搬迁至东南亚然后又回到福建，带回了在中国无法被完全欣赏接纳的杂交文化。

中国画廊前来参展这一事实证明了连弗里兹都在努力扩大它的地理版图，因为这个十年前诞生于伦敦的艺术博览会通常被欧洲画廊占领。这里还有来自南美、非洲和中东的画廊，但是像中国画廊一样，它们的影响力难以撼动这场博览会的整体基调，收藏者们寻找最新最近的作品，很可能不会承认非洲、南美和最新的艺术家。

然而，假如出席者也是判断一个艺博会成功与否的标准，那么弗里兹一定会以开幕当天的明星阵容赢得这一奖项。我在亲身欣赏沃尔顿·福特(Walton Ford)的画作时——画面上是一头奔跑的老虎，注意到纽约市长迈克·彭博(Michael Bloomberg)就在我身旁。重量级藏家，从网球明星约翰·麦肯罗(John McEnroe)到电影导演约翰·沃特斯(John Waters)都在人群中。毛里齐奥·卡特兰(Mauricio Cattelan)小心翼翼地走在构成文·布朗(Gavin Brown)画廊展位不平坦的地板上，手里拿着大卷面料，几乎无法从入口通过，让人捧腹。来自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Modern Art)、惠特尼美国艺术美术馆(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新当代艺术博物馆(New Museum)和其他艺术馆的策展人随处可见，他们纷纷向艺术商咨询展览中新艺术家的更多详情。

但是说到底，这不是一场双年展而是一个艺术博览会，在这里对艺术的欣赏终极的表现方式是打开支票本。为了削弱这场艺博会商业的现实，维持秩序的人员被设置在街对面，他们自己也有一个冲气标识——一只巨大的老鼠——作为警戒线的标志。显然，艺博会的组织者绕过了工会工人，招募国外和整个美国的流动劳动力。安德利亚·鲍尔斯(Andrea Bowers)在艺博会许多展位张贴了抗议函，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引发了大量评论，绝大多数都是赞成的。即使是富有的收藏者都看到了艺博会的错误之处。或许明年的博览会能够有所改进。■

4. Leo Xu Projects展位展出的中国艺术家刘蔚的作品，摄影/廖逸君 5. CRG画廊展位内，巴西艺术家亚历山大·达·昆哈(Alexandre da Cunha)创作于2013年的作品《混合》(Mix)，是一辆卡车大小的水泥搅拌机，摄影/John Berens, John Berens/ Frieze提供 6. 挪威艺术家Bjarne Melgaard的装置《无题》(Untitled)在Gavin Brown's enterprise展位内吸引了众多观众，摄影/John Berens, John Berens/ Frieze提供

FOOD 1971/2013



当今的艺术博览会提供了全方位的消费体验，食物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弗里兹主办方不仅邀请了Fat Radish、Frankie Sputinos、Mission Chinese等餐厅在展会现场为人们提供食物，还在北入口布置了特别项目“FOOD 1971/2013”，向艺术家Gordon Matta-Clark、Tina Girouard与Carol Gooden在1970年代早期经营的一家同名餐馆致敬。在展会开幕当天，艺术家Matthew Day Jackson、SunTek Chung以及电影制作人Joseph Hung也加入到了主厨的行列，不过15美元一份的价格却让它们不那么好卖。